

米玲

单位发起的“用步数兑换里程，重走长征路——不忘初心，弘扬长征精神”活动，恰似一颗火种，瞬间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炽热渴望。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加入了由退休老干部组成的“夕阳红队”。微信群里，五支队伍暗自较劲，每日清晨，都能看到大家晒出的步数截图，配文饱含对革命先烈的追思与敬意。那些带着晨露般清新的文字，总让我想起课本里描绘的长征画卷。

我的“长征”之旅从虚拟的江西瑞金开启，每一步前行，都被我视为丈量历史的刻度。穿越宜章时，手机地图上闪烁的红星仿佛映照着当年红军夜渡的身影；“血战湘江”的那周，我特意绕着公园连走三圈，18000步的汗水中，仿佛回荡着昔日战场上的炮火轰鸣。十天时间，我迎着朝露出发，披着星光返程，随着脚步

的移动，黎平会议的灯火、遵义会议的决议，在电子地图上依次点亮。当头像旁的红旗终于“飘”到四渡赤水的图标上时，指尖划过手机屏幕，那一刻，恍惚真的触碰到了赤水河的粼粼波光。

然而，变故突如其来。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清晨，半梦半醒间清理手机缓存的我，不慎误触了组别切换键。等回过神来，熟悉的长征地图已一片空白，那些日夜积累的里程、精心标注的历史节点，连同带着温度的奋斗痕迹，瞬间归零。我攥着手机，手微微颤抖，委屈如涨潮的海水漫上心头。但望向窗外正在晨练的老人们，湘江战役中年轻战士们的身影，突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——他们甚至连从头再来的机会都未曾拥有。

“运营公司说数据无法恢复，只能重新开始。”群主的消息带着歉意。我盯着对话框

跳动的光标，想起退休老干部老柳常说：“长征哪有回头路。”指尖重重按下发送键：“没关系，我继续加油，重走我的长征路。”

回复很快涌来。群主简洁有力的“加油”，给予我鼓励；我翻出珍藏的红军战士跑步图发进群里，配上“加速中”的文字。看着屏幕上红色身影永不停歇地奔跑，突然意识到，那些消失的里程，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生。

“点赞！”领队的三个竖拇指表情，宛如三枚勋章。我回复：“领队，我紧跟大部队。”对话框那头秒回：“好队员，争取早日会师。”这句带着“硝烟味”的鼓励，让我仿佛看见吴起镇会师时飞扬的红旗。紧接着，另一位领队的“加油、加油”传来，群里瞬间被大拇指和火焰表情刷屏。退休的赵大姐发来自己手写的“长征精神永在”书法图，墨香中满是力量。

我望向窗外初升的朝阳，阳光正斜斜照在书桌上的《长征史》扉页。重新踏上“征途”的这一刻，我恍然明白，这场用脚步丈量的精神之旅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跋涉。那些在群里默默陪伴的战友、给予鼓励的领导，还有百年前用热血铺就前行道路的先烈们，都化作了我脚下的砖石，让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。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，与战友们携手并肩，这一次，我要让数字地图上的红旗，真正飘扬在灵魂深处，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数字征途中，永远闪耀光芒。

## 月光下的篮板

常永生

太原东山李家山小广场上，几位老人在黄绿相间的健身器材边，悠闲自在地一边健身一边闲聊。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硬化的广场上。这里曾经是我们村的篮球场——村里60岁以上的人们仍然称这里为篮球场。那逝去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回忆的梦里，它是那么遥不可及，却又那么近如眼前。

50年前，在那个全民运动的年代，篮球比赛是村里最热闹的盛事。篮球场东西两侧各立着一个木制篮球架，一到傍晚，这里便成了全村的焦点。

田间劳作后的年轻人，顾不上一天的疲惫，匆匆吃完饭，就往球场赶。最热闹要数夏夜。邻村约好了打比赛那是经常的事儿。早早地篮球场上就亮起了灯。蛾子们围着光晕打转，像是为比赛助兴。

哨声一响，赤膊上阵的后生们便展开激烈角逐。黝黑的脊背淌着汗珠，篮球在他们的手中砰砰作响，震得场边枣树枝叶“哗哗”摇动。场子周围挤满了观众，有的端着饭碗边吃边看，有的专程从邻村赶来，有的还饿着肚子，碰到熟人就叨几口窝窝头了事，反正不能误了球赛。

裁判员是场上最神气的人，他们大多是球技高超、德高望重的老球员。记分牌不过是块挂着粉笔字的门板，随着裁判的哨声和跑动，记分牌上的数字在灯光下忽明忽暗，仿佛也在跃动。

开球瞬间，20只球鞋同时蹬地，扬起的黄尘惊飞了篮架上打盹的麻雀。有时球员过猛，甚至会撞倒记分牌，门板倒地的声响，总能引来一阵哄笑。知青于立光是队里的主力，他总爱弓着背带球突进，发白的海魂衫后领翻卷，脖颈处晒脱的皮随着动作轻轻颤动。他的“声东击西”绝技，常常引得场边阵阵惊呼。

罚球时刻最是扣人心弦。全场屏息凝神，连枣树的叶子都仿佛停止了摆动。球员习惯往手心吐口唾沫，将篮球在掌心转上三圈，扬起的细尘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当篮球穿过球网发出“噗”的一声，压抑的欢呼声便会瞬间爆发。

夜深了，球架上的灯依然明亮，飞蛾不知疲倦地飞舞，远处的草虫也加入这场狂欢。银河下，这个小小的篮球场，成了全村最浪漫的地方。多少对有情人，在赛后的月光下悄悄约会，篮球架见证了他们青涩的爱情。

如今，那个热闹的篮球场早已变成了小公园，木质篮球架不知去向，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健身器材。年轻一代在广场上嬉戏追逐，他们不会知道，50年前，这里曾有多少少年摔倒又爬起，在沾满泥土的手掌中，握着蓬勃向上的青春。

这些年，月光好的夜晚，我总爱去篮球场转转。恍然间，仿佛还能听见篮板在诉说往日的辉煌。时光流转，曾经的热闹早已远去，但那些跃动的身影、飞扬的尘土、青春的呐喊，永远定格在了记忆深处，化作一抹温暖的乡愁。



## 父亲陪我中考

白如冰

又是一年中考时。每当看到初三学生迎战中考的场景，几十年前，父亲陪我去参加中考的情景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那年中考的前几天，学校放假让我们回家准备中考所需物品，说回家准备物品，就是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。我家住在偏僻的农村，交通十分不便，距远在县城的中考考场有五六十公里，其中还有10多公里的蜿蜒崎岖山路。我初中在县城住校读书索性就不回家了，也给紧张的自己放几天假。

谁知中考的前一天，父亲匆匆忙忙地从村子赶到县城陪我考试。一向“抠门”的父亲大方了一回，在学校附近租赁了一间旅馆。虽然这间屋子空间狭小，只有两张床及一张桌子，但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了。

父亲来了，给了我些许安慰。父亲是骑摩托车来县城的，我知道那是一百多里的山路，一路骑下来一定累了。父亲顾不上喝水，把装有书籍的袋子丢在床上，就带着我

去熟悉考场，了解考场周围的环境。从考场回旅馆的路上，父亲带我到一家小饭馆，大方地拿起桌上的菜单，大声点起菜来：“木耳肉片、鱼香肉丝、三鲜汤，卤蛋两个。”点菜完毕，父亲念起家乡的民谣：“鸡蛋全身是个宝，考试学生离不了，每顿一个卤鸡蛋，一定考个好学校。”

回到旅馆，父亲帮我准备考试用具，并不断地安慰我。从父亲的话语中我读懂了他的意思。我从袋子里拿出语文课本，将课本中的文言文仔细地看了一遍。一旁的父亲一边拧开钢笔帽，吸满墨水，一边为我削好铅笔，连同准考证放在我的手边。快到10点30分，父亲急忙催我睡觉，我才把书合上。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直到两三点才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父亲早早地就起来了，他陪我复习了一会儿，就带我去吃早点。小饭馆挤满陪考的家长，父亲问我想吃什么，自己却舍

不得花钱，只说不习惯吃早饭。我心里知道，父亲一直惦记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粮。

每场考试，父亲都送我到考点，然后站在学校对面的树下等。他的身影笔直而坚定，像一座温暖的灯塔。考完试出来，远远看见他翘首以盼的模样，所有紧张都化作了安心。

三天考试结束，父亲和我聊了很多。那是我和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，他的叮嘱、期望，都深深印在我心里。后来成绩出来，并不理想，我满心愧疚，父亲却没有责怪，只是温和地说：“每场考试都是成长，重要的是从中学到东西。”

如今，父亲已永远离开了我，但那年中考的点点滴滴，他的爱与付出，早已刻进我的生命。每当看到中考的场景，父亲站在树下等待的身影，就会清晰浮现。那是我人生中最温暖的记忆，也是支撑我走过风雨的力量。正如诗中所写：“春韵入园香，慈严却远航。残红谁再护，把酒问夕阳。”